



烽火征程

任应口述 梁正贵 整理

贵州人民出版社

烽火征程

任 应 口述 梁正贵 整理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烽 火 征 程

任 应 口述 梁正贵 整理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省军区印刷所印制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18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制

印数1——7,400

书号 10115.672 定价 1.00 元

代 序

给任应同志的爱人路平同志的信

路平同志：

你好，家中孩子们都好吧？念念！

我从东北回到北京，收到了您八月二十五号来的信，谢谢您，知道你们全家都好，很高兴。

任应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也是我的很得力的助手之一。他的不幸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心情极度难过，但他患那种可恶的疾病，不但中国尚无力解决，就是科学技术最发达的苏、美、英、法、日、德、瑞等国家亦无力治疗。因此，您和孩子们应该想开些，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革命精神和遗志，为四化建设出力，为人民服务，以慰他的英灵。

您要我为任应同志披戎疆场，南征北战，光荣的战斗一生写的回忆录，题写书名，我实在不敢下笔，也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为了不负您的好意，也为缅怀老战友，我这次遵嘱照办了。说老实话，我在家未读过书，属于土包子之类的人，题书名，过去想也未想过。虽然也有人找过我，均诚意谢绝了。这次写，送上供选择。我还好，勿念。有什么需要办的，只要能做到，当竭力为之。

此致 敬礼！并祝愉快健康！

何正文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于京

17D62/21

目 录

一、背粮下太行·····	1
二、战斗中成长·····	9
三、战胜伤病·····	18
四、挺进豫西·····	27
五、田湖大捷·····	33
六、计下三城·····	42
七、打城破路·····	52
八、焦店阻击·····	60
九、枣子牙攻心·····	65
十、新式整军·····	72
十一、荣阳攻坚·····	80
十二、议取郑州·····	87
十三、郑北阻击·····	94
十四、巧渡浍河·····	102
十五、白大庄缴炮·····	108
十六、攻占小张庄·····	113
十七、千里跃进下江南·····	120
十八、上饶车站打兵车·····	126
十九、奔袭水吉·····	130
二十、保住遥步墟大桥·····	137
二十一、热血洒西江·····	143
二十二、活捉张文鸿·····	149
二十三、川黔剿匪·····	156

一、背粮下太行

经过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的艰苦斗争，我们终于战胜了日寇残酷“扫荡”、国民党不断搞反共摩擦和经济封锁等造成的极端困难，度过了难关，迎来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好转的喜人形势。但是曙光虽然出现，黎明前的黑暗尚未完全消失，特别是一些边沿的地区，处境仍然十分艰难。就在我们军区驻地的太行山南麓——豫北焦作修武一带，由于日寇汉奸的残暴统治，加上水、旱、蝗、汤（水指黄河不时泛滥，汤指原驻河南的国民党汤恩伯军）的连年祸害。人民还挣扎在死亡线上，有的已是朝不保夕了。

为了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乡亲父老，为了恢复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秋天，太行军区新一旅副旅长黄新友，带第二团到豫北焦作地区，重新开辟工作，创建太行八分区，命令陈浩参谋长带着我们第六连（后改为三连），先行下到修武。

我们连大多数同志就是豫北一带的人。我也是沁阳紫陵的，家离焦作只百十里地。大伙儿听说要回家乡去打鬼子，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上级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带一点粮食去支援灾区人民，大家都嫌米袋小，有的用裤腿，有的用箩筐，背的背，挑的挑，最少的也带了六七十斤小米。

我们从山西陵川的夺火村出发，一路高唱着“……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把他在哪里灭亡……”的战歌，同老区人民挥手告别。一些

熟识的老乡知道我们要下河南，前几天专门来给我们送过小米，走的时候又特地等在路边来给我们送行，一路上还出现了好几起“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壮烈场面。

在老区行军，一路上和放羊的老汉种地的民兵打着招呼拉着呱儿，轻轻快地就过去了，可一进入河南地界，大伙儿的心情就渐渐不一样了。

山高林密的太行山在这里变成了荒山秃岭，流水淙淙的小溪变成了布满乱石堆的干河沟。我们进入河南走了很远的路，没有见到一缕炊烟，没有听到一声犬吠鸡鸣，大路两边除了枯黄的蒿草和一些剥光了树皮的死树，唯一的生物就是偶然飞起的几只乌鸦。

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终于在路边一群乌鸦叫噪的枯树下，见到了进入河南以来所见的第一个人，可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这是个须发斑斑的老人，衣裳破烂不堪，身边别无长物，只有一个装着几块树皮和一小撮草根的破口袋。同志们望着那皮包着骨头的面颊，望着那枯瘦如柴的身架，一个个象被刀子剜着心，忍不住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哽咽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从见到这个死去的老人以后，路上就接连不断出现饿死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还睁着含恨的大眼象是刚刚断气。有的被日晒雨淋鸟兽糟践，只剩一摊白骨和几块破布片。

目睹这些在根据地从未见过的惨景，大家悲愤已极，一边掩埋这些苦大仇深含恨死去的父老姐妹，一边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好仗为我们的亲人报仇，一定要尽量节省粮食救活更多的乡亲。

我是河南本地人，看到家乡被糟践成了这样，想到同样在饥饿中的父母，心里更是不好受。这一天，我们的神经完全被

巨大的悲痛刺激得麻木了，我都想不起是怎么走到预定的第一个落脚点——修武金铃坡的。

金铃坡，这个位于太行山南坡，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山村，曾经是个多么美丽富饶的地方啊！春天百花盛开象一片片绚烂的云霞，秋天果子熟了象盏盏闪烁的明灯，……抗战初期，我们的部队在这些地方打过游击，我们的抗日民主政府在这一片建立过根据地。可这一切都成了往事，而今这里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废墟。

我和连部通信员拨开一人多高的蒿草，赶走乱窜乱飞的老鼠乌鸦，走进一家只剩断壁残垣的院落，发现北屋还有一间比较完整，推门一看，只见炕上还倚着一个奶小孩的妇女。通信员习惯地叫了一声“大嫂”，却没有应声，走近再一看，原来母子俩都早僵了。……我们走了一家又一家，到处是同样的凄凉，同样的悲惨，找遍全村，最后只找到几个仅剩一丝丝气息的老人和小孩。

面对这荒凉破败的山村，面对种种家破人亡的惨象，同志们一个个脸色铁青，眼泪都流干了。连长和茂林给同志们说：

“这里的情况，大家都看见了，我们来就是为了解救乡亲父老，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要在这里扎下根，一定要把这里变成抗日的根据地。”大伙儿立刻分头行动。副指导员郑巨夫同卫生员带着一部分同志，把邻近几个山村侥幸活下来的人，都抬到金铃坡来住在一起，一个个给他们喂小米粥，看病灌药。我和连长带一部分人，用毛巾沾盐水蒙住鼻子，一家家去寻找死难的乡亲，把他们一个个抬出来掩埋。然后，清除打扫院里和街上的荒草污秽，把临街的墙壁都用红土灰浆粉刷了一遍。经过这一番清理，金铃坡才开始有了点生气。

在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又陆续赶到了一些党政军的领导同志，经过一段酝酿并向上级汇报得到批准后，接着就宣布成立中共修武县委和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委和政府机关分别驻在金铃坡附近的小滴池和聚钱掌。为了保卫县委和政府机关，更有效地打击日寇汉奸和顽军，又决定成立县的抗日武装，以我们连的第九班作骨干，加上万籍铺和南坡游击队的二十多个同志，组成修武县大队（也叫修武独立营），由一九三八年就在修武当过县大队长的老红军江春贵同志任大队长，县委书记米光华同志任政委，我由三连指导员调去任副政委。从此，修武一带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修武县大队成立前后，我们为了迅速站稳脚跟，打开局面，接连组织打了好几个小仗。

第一仗是我还在三连的时候打的，打击对象是伪军大队长宋子协。那一天，群众来我们连部报告：“皇协军大队长宋子协，带了一百多黑狗子又出来抢东西了。”大伙儿一听就气得不行。有的说：“老百姓饿得九死一生，靠割白草劈房檩卖，换点花生饼红薯干活命，你还三天两头出来抢？”有的说：

“过去老百姓赤手空拳，敢怒不敢言，今天我们来了，就不能再容许他横行霸道，坚决打他狗×的！”我们几个领导听着也是这个理儿，决定先给他一点颜色看，同时也让我们这支抗日武装亮一亮相。

群众告诉我们，宋子协几次都是从小东沟旁边的山门河进山的，我们就把两个排布置在那里，控制着两边的山头。下午，宋子协果然大摇大摆地从大东村走过来，钻进了我们的口袋。我们两边山头机枪一响，部队顺干河沟往下一冲，宋子协看他前后左右哗地倒了一片，吓得屁滚尿流，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差一点被我们活捉。一百多伪军除了死和伤的全跑散

了。

这是一次小仗，缴获虽不多，但是公开向敌人宣布：老八路又回来了！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兴高彩烈地到处传说：“老八路又下山了！山门河一仗，把宋子协打得屁滚尿流，鬼子都吓得不敢出碉堡啦！”

为了争取宋子协，我们派人通过内线把缴获的马给他送回去，并正告他：不要作恶太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经过几次往返，宋子协以后确实少管我们的事，不敢妨碍我们的抗日工作，好几次狭路相逢，他都主动让开了。

随着抗日民主政府各项工作的展开，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救灾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了，当时最迫切的是解决群众的口粮问题。我们带去的那一点点小米，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很快就发放光了。派人再回根据地去扛，远水难解近渴，也不是长久之计。组织生产自救倒是个根本方法，但一朝一夕很难见效，再说群众手里连一颗种子都没有，谈何容易。我们想来想去，再也拿不出更多的主意，唯一的办法，只有向敌人讨回抢去的粮食。

当时，离我们驻地只有二十多里的大集镇百间房，就有大汉奸、伪军第十四旅旅长刘明德的一个军火粮食仓库，但内情一点不了解。营部文书赵尊贤给我说，他有一个本家叫赵连明在里面当兵（后来了解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派进去的），可以通过他打听打听。我们同意以后，他找到赵连明的二哥赵连安（地下党员），两人一块化装成卖柿子的去跑了几趟，把情况摸了回来。

仓库本身只驻有伪军一个警卫排，三个班分守四角四个碉堡和大门楼上的炮楼，防守力量并不强。但百间房还有刘明德的留守处，驻有伪军两个中队，另外离仓库五六里的道清铁路

边上，还有鬼子的碉堡，经常驻着一个小队（相当于一个班）。

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决定采取夜袭，先派内线去给两个伪军中队的头头做工作，要他们睁只眼闭只眼少管闲事，同时通知赵连明准备做内应到时打开大门，对碉堡里的鬼子，则组织很强的火力把他们堵死在里面，不许他们越雷池一步。

夜袭那天，我们动员了山前从佐眼到白庄，以及山门河外边一片村庄的几百个青壮年，同我们一块儿去行动。部队一到，立刻分头把仓库几个碉堡炮楼的敌人封锁住，接着翻的翻墙，炸的炸门（为了不让赵连明暴露），一下冲了进去。群众随着我们一拥而进，打开仓库就往外扛麦子。饥饿的群众可真是高兴极了，有的一打开麦包，就抓起麦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填，走一路吃一路，撒了一地。几个大胆的小伙子打开敌人的猪圈，把十几头六七百斤重的大肥猪，也赶回了金铃坡。在群众欢天喜地争扛麦子的同时，部队的同志还搞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这天晚上，我们和几百群众进进出出闹腾了大半夜，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马，始终没敢乱动。伪军一个中队（教导队）一听响动先跑了，一个中队等我们走出好远，才打了几枪给我们送行。

这次袭击，解决了群众的口粮和种子问题，加上一冬的生产自救，使灾情基本上得到缓和。这年春节，群众喜气洋洋，有的还吃上了白面饺子。

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时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到县大队来参军的也越来越多，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一个营了。这年冬天，太行军区八分区又派来两个武工队，配合修武抗日民主政府开展工作。这两个武工队的政委，一个叫芦璐、一个叫孙家贵，都是老熟人。

一百多个队员绝大部分是抗大六分校的老同志，打仗、做群众工作，人人都有一套。我们这几支抗日武装结合在一起，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遗憾的是我们武器弹药太少，还不能给日寇汉奸、土匪恶霸以更沉重的打击。特别是我们县大队，打百间房的时候，得过一点枪支子弹，但人员一多，就远远不够分配，有的人扛的是火药枪，有的人手里只有一颗手榴弹，有几个小孩还扛着儿童团的红缨枪。

为了把自己真正武装起来，大伙儿都在千方百计搞武器。百间房那里，我们几次想再去光顾一回，但刘明德上次吃亏后，除已将大部分物资转移走了外，还加强了警卫。一时很难下手不说，搞不好得不偿失。后来，武工队孙家贵政委说：“咱干脆把眼光放远点。”一句话提醒大家，不久，果然在另外的地方找到了门路。

一九四四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个同志从辉县来说到一个情况：辉县的伪军大队长李昌武，家住在与我们修武接壤的吴村附近，那家伙三天两头回家，只要把他掳住，还愁他不拿武器来换。

我和孙家贵政委都觉得他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先后几次化装成老百姓，亲自到吴村找我们的内线进行了调查。

吴村是我们两县交界的一个大集镇。李昌武家住在离吴村不远，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罗庄。李昌武家只是个一般的地主院，没有什么深沟高墙，平时也没有人看家护院。李昌武自恃是伪军大队长，没人敢惹他，通常只带七八个人随从警卫，骑个单车就回来了。

掌握了李昌武的行动特点和规律以后。大家满怀信心，觉得抓他真是坛子捉乌龟——手到擒来。我和孙家贵政委说：

“这个事儿不能大意，一碗豆腐，吃不好也会烫嘴，要死猫当

成活老虎打。十拿九稳都不行，硬是要十拿十稳才行，因为一击不中就很难有第二回了。”

孙政委同意我这个想法，行动前我们作了周密的计划，在兵力使用上，还是以二团三连为主，武工队和县大队在外围配合，方法上采取长途奔袭，大部兵力用于合围撒网，小部队以秘密神速的动作，直插李家活捉李昌武。我建议整个行动由孙政委统一指挥，孙政委却说：“你在独立营，三连又是你的老部下，还是你合适，我保证武工队听你的指挥就是了。”

这个牛刀杀鸡的战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三月十三日晚上，我们从几十里外赶到吴村，按计划将罗庄团团围住。三连一排长常路带着一排，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李昌武家翻墙进去，一枪未放就把李昌武从床上揪了出来，七八个随从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全当了俘虏。

我们把李昌武连夜带到修武山区的西涧，管吃管喝，一点没难为他。李昌武为求活命，到处写信求人来和我们谈交换条件，最后给我们送了十几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长短枪，外加大量的子弹，我们才把他放了。

这些武器弹药，三连和武工队要了一点，县委、县政府机关送了一些，大部分给了我们独立营，从此，我们才真正地武装起来了。

这几个小仗，对于我们站稳脚跟，打开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从此，我们象一颗楔入敌人腹心的钉子，敌人再怕再痛也搬不动拔不掉了。

二、战斗中成长

在同日寇汉奸和顽军的激烈战斗中，焦作修武地区的几支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两个武工队加我们修武独立营一部分和分区来的两个班，先编为沁河支队、沁河独立团，后正式成为太行八分区四十五团；我们修武独立营先扩大为独立团，后也改编为太行四分区四十七团。

我个人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大改编，职务也不断变动。活捉李昌武后不久，我即离开修武独立营到分区整风队学习；一九四五年初整风结束后，调回二团到一营当教导员，仍在修武地区活动；五月调沁河支队工作了一段，后该支队改为二团二营，我即改任营长，年底又到四十五团任副团长。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内战。随着形势的需要，地方武装不断升级。这年年底，太行军区决定将八分区的老二团和四十五团调走成立独立二旅，令两个团各留一个连（二团第二连，四十五团第六连）加沁阳、博爱、温县、陵川几个县的独立营，另成立一个四十六团，任命我为团长，调四十七团政委田耕同志来当政委。

接到命令后，我当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终于和老战友田耕同志在一块儿打仗计了。田耕同志我们熟悉多年，四四年下半年我们一块儿在整风队学习，同甘苦共患难，建立了更深的革命友谊。当时我们就常说，要是能分到一起工作再好不过了，可整风一结束就各自奔前程，一直到两年后的今天，

才终于如愿以偿，真是太叫人兴奋了，但高兴之余又感到十分紧张。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从十月中旬开始向豫北平原大肆展开进攻，十一日占领焦作城后，几天工夫，焦作地区的县城全部沦于敌手。平原地区的工作和人民，又一次受到敌人的严重摧残，短短的太平日子，又重新被硝烟战火弥漫笼罩。焦作地委和分区机关都被迫从平原退到博爱后面山上小金银村一带坚持斗争，县委书记和县长等人只好又背起县政府的大印和我们部队一块儿打游击。形势是如此严重，主力又调走了，我们这个新部队能行吗？我这个新领导挑得起这副担子吗？我真是有点担心。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四六年的最后一天，早饭后，我和四十五团团团长张显扬等老战友一一告别，正收拾行李准备到四十六团去上任，警卫员邵发旺急匆匆地跑来叫我：“快！秦司令员的电话。”

我心想：这么早，秦基伟司令员打电话找我一定有重要指示，趁此机会也向首长反映反映自己的思想情况，当我拿起电话，秦司令员别的啥没说，就直接谈起工作调动的事来了：

“任应啊，叫你到四十六团，我们是反复考虑过的。……什么担子重不重的。这是对你的锻炼也是对你的考验。……”

我说当前形势紧张，怕对付不好。他说：“正是形势紧张才用得着我们，对付不好学着对付，碰几个包摔几个跟头，自然就学乖了。”

接着秦司令员讲了很多如何带好一个团的问题，要我多学多练多总结，最后又问：“田耕到你那里怎么样？不行的话换一个。”我赶快说：“田耕同志我们俩最合得来，司令员！千万不能换。”他在电话里嘿嘿地笑了起来：“你这个任应呀，我就知道你来说这个话。老实告诉你，调田耕去不是照顾你们有

私人感情，是要叫他来管住你，别看年纪比你小，政治上比你老练。你承不承认呀？嗯，承认就好！那你要给我好好记住了。”……

听了秦司令员电话里的指示，心里一下踏实多了。赶到四十六团驻地，博爱西的三王庄一带，部队还在集结中，田耕同志已先到了。我把秦司令员的指示转述给他，他哈哈大笑说：

“老首长真会开玩笑，你是团长、老大哥，当然听你的。”我严肃地表示说：“司令员的指示我坚决执行，有事你确实要多多提醒。”老田说：“从今往后，我们两个人是共挑一副担子，啥事分得了你我，一块儿好好干吧！”说了几句闲话后，老田说：“分区刚才来通知要开会布置任务，现在部队还没有到齐，我的意见是你到分区去，我在这里继续集结部队先作一些整顿，你一回来我们就可以开干了。”

我没有更多意见，当天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分区。会上，地委书记刘毅同志和分区何正文司令员分别就全国和焦作地区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等问题作了报告。他们说，我们冀鲁豫解放区是蒋介石全面进攻的一个重要地区。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时候，即以豫北和晋南为重点，在我区周围集结了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共达三十万人以上，猖狂部署进攻。现在我区野战军主力主要在豫东、晋南歼敌，太行军区主力配合兄弟部队对付豫北平汉路和道清（道口至清化）路之敌，保证野战军主力侧翼的安全。我们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的任务，就是结合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作战和对付其他方向之敌。具体到我们焦作地区，决定以四十六团为主力，加上各县的县大队，立刻在沁阳、温县地区展开积极的攻势，大量牵制和消耗敌人，以配合豫北、晋南的反攻，并重新打开局面。

在那黑云压城欲摧的日子里，首长们一席话象一盏明灯

把我们的心的点亮了。沁阳县的县委书记刘峰和杨县长等跑来找我说：“伙计，打回老家去，要靠你们罗！”——对我们抱了很大的希望。回到团里给干部战士一传达，大伙儿都坚决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赖，坚决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争取更快地把我们那些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乡亲父老，从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下解救出来。

这时，部队已陆续到齐，按照太行军区的规定，我们团编为乙种团，两个营六个步兵连一个特务连，另加一个团直机关，合起来才一千多一个人。武器比较差，没有重机枪、迫击炮等重火器，只有十几挺轻机枪。着装更不讲究，军衣便衣啥样都有。基本上还是一副游击队的样子。

我回来那天，田耕政委带着我一边检阅部队一边悄声问我：“伙计，你看怎么样？”

我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比当年县大队强多了。”

田耕高兴地拍了我一巴掌：“嗨，我就爱听这句话！伙计，就凭这点人马，咱们硬要打出点名堂来。”

一九四七年元月三日，我们团在沁阳县北山西万村正式宣布成立，接着就开始整训，同时派侦察员四出了解情况，寻找作战机会。

在两个多星期的整训中，我很快熟悉了我的部队。单位虽然新，人员却多是老同志老熟人，绝大部分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炼。象一营长常路等同志，我们还同在过一个连队，真是多年在一个锅里抡过勺。其他一些同志，虽然没有一起共过事，但都是开门不见抬头见，谁都知道谁的。在这样一个亲密无间的战斗集体里工作和生活，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舒畅，对完成未来的战斗任务充满了勇气和信心。

接近年关的时候，侦察员一个个打探敌情回来，都说敌人